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四九七回 淺見識妒忌雲鶴 亂交戰打死黃成

卻說黃成自到山上，見王朗款待他兄弟不□分遇到，暗與黃達說道：「我等也是他命人請來，雖然未曾落後，究不比雲氏兄弟，如花如火，連這闔山的嘍兵皆敬重與他；相形之下，豈不令人可惱！」黃達道：「大哥有所不知，你看山上多少英雄，勝我的固多，不如的也有，所有那周旋供應，也是不相上下，推其緣故，大約因這齊星樓是飛雲子所造，故此□分恭敬。」黃成道：「咱們昨日始到這裡，雖未見過，遙想也不甚出奇。」

據咱看來，飛雲子也不過是尋常之輩。今日他哥哥下山，連一賀人傑也敵他不得，還說什麼今日明日，遙想殷龍也敵他不過。依愚兄之見：明日稟明寨主，討令下山，將殷龍送了性命，好令他知咱兄弟也不在他之下；若不在這事上現出本領，在此隨聲附和，與那般鼠輩一樣看待，豈不令人羞煞！」黃達聽他所言，也只得唯唯答應。

當時二人便到雲龍房內，先向雲鶴道：「三哥造下此樓，真乃驚人出色。小弟雖不曾目睹，以眾人誇獎而論，便知此樓是厲害的了。但殷龍如此無禮，住在山下，專等人來，見得小齣我輩；若不送了他性命，焉知咱們厲害！小弟不妨明日請大哥暫歇息一日，待小弟前去會他，兩腳三拳，打死在地，好代兩位兄長出氣。」雲龍見他抱這奮勇，無非要王朗敬重的道理，心下不禁動怒。正要開言，早有飛雲子笑道：「黃大哥若能如此，便是王寨主的造化了！咱看殷龍也不過是我輩，有大哥這身本領，還不能送他的性命麼？」雲龍見他說出此言，甚為著急，乃道：「三弟何出此言？殷家堡這座地方，誰不知他的厲害！非咱說此大話，除去咱兄弟兩人，若能有人勝他，咱就肯拜下風了！」黃成聽了笑道：「雲大哥，你也太說他了，小弟雖不如你老兄，若以殷龍而論，也是探囊取物；除去你兩人，並無一人抵敵，設若為小弟打死，那時如何說法呢？」雲龍道：「你如將他送命，咱便誓不在山了。」黃成道：「大哥何出此言？但願你應了此言，咱也下山而去。」當下兩人各抱奮勇，說定之後，各自分開。黃成專待明日下山動手。

這裡雲龍向飛雲子道：「賢弟，何必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，欲令他下山會敵。」飛雲子道：「大哥有所不知，殷龍久著大名，誰不知他手段；這黃成不知進退欲去，得了下風，是你我兩人的體面。諒他也非殷龍的對手。待他送了性命，王朗這廝也少一幫手。借刀殺人，有何不可呢？」雲龍道：「賢弟之言，甚是有理。愚兄明日便同他下山，使他個死無葬身之地。」兩人談笑了一會，一宿已過。

次日絕早，黃成便起身前來，卻巧王朗已到此處。飛雲子首先說道：「黃大哥昨日有言，說殷龍住在山前，實為本山之害，咱大哥約他今日相會，惟恐手段有限，輸敗於他；黃大哥奮勇當先，出手相助，若不將殷龍打死，誓不在此山中。小弟特稟明寨主，請他施行。」王朗道：「雖承黃賢弟美意，但是此人非無名之輩，萬不可小齣於他。咱這山中不下有數□好漢，皆聞他的大名，不敢輕易交手。非是小弟阻撓，黃大哥且請在此共保山頭，小弟便感激不盡了。設若此去送了性命，那便如何是好？」黃成冷笑一聲，向著王朗說道：「寨主既如此懼怕，除卻這齊星樓一無可恃了！咱兄弟不在此則已，既在此間，焉能不稍助一臂！」王朗見他執意要去，只得聽其自去。當時吃了早點，黃成便邀同雲龍下山而去。

行了有數里遠近，卻遇殷龍劈面而來。見了雲龍高聲叫道：「雲大哥，信人也！咱殷龍候你多時，今日前來，有何見教？」

雲龍恐他說出破綻，當時答道：「昨日放你過去，只因日光當午，饑渴萬分，始且全汝性命，今日既不知死活，且請放手過來，比個高下。」黃成恐他先行動手，隨即插身說道：「雲大哥權請住手，咱黃成在此，怕他怎樣？」說著，將身一縱，到了殷龍面前，舉起拳頭，當胸打去。殷龍見他來勢兇猛，將身一閃，偏在一邊，正想回手打去；哪知黃成萬分性急，見自己一拳未中，右手一舉，肋下捶來。殷龍知他是個冒失的急鬼，不禁哈哈笑道：「汝這拳頭，奈何咱怎樣？」黃成又將右腿打來。殷龍將功夫一提，黃成那條右腿如打在棉花上一般，棉軟非常，全無痛苦。殷龍見他三下打畢，向他哈哈笑道：「野種由何處而來，在咱爺爺前出丑，不要走，咱也奉敬你一拳！」

說著，用了個蛟龍出水，分心就刺。黃成見三下未中，已慌得七上八下，著急非常，此時見他還手，更是躲避不及，隨即掉轉身軀，往旁邊一讓；殷龍見他閃躲過去，也就如法炮制，第二次迎面打來。黃成知道他厲害，趕急腳跟倒退，離去七八尺遠近，方才讓過。殷龍道：「今日休想活命。」說著，兩手舞來，如落花相似，左右前後不住的打來。早把黃成打得個只得招架，不能還手。頃刻之間，汗流浹背。這一拳手腳稍慢，只聽咕咚一響，一個筋斗，早跌下塵埃。殷龍趕上一步，左腳踹住他小腹，右手上前，將兩手握定，向他罵道：「汝這烏珠忘八，有跟不識泰山；王朗這廝尚不敢小齣於我，汝偏恃才逞勇，自尋死路。今日落在我手，存亡死活，在我一人。若欲全你狗命，只須喊咱三聲爺爺，咱便饒汝狗命。」黃成到了此時，不肯放手，只得將兩眼緊閉，聽他處置。誰知殷龍年紀雖大，性情卻是急躁，見他全無言語，便用指頭在鼻樑上一點，只聽「哎呀」一聲，忽冒出許多鮮血。殷龍復又罵道：「這廝也是個人類，難道是紙紮的貨色麼？方才恃狠，此時便如何不濟呢？」黃成見他如此，又恐打下來，趕急叫道：「爺爺，咱有眼不識泰山，不知你爺爺的厲害，且請你爺爺息怒，從此便回轉本山了。」殷龍聽了笑道：「你這無恥的狗頭，敢在咱面前說謊，既然到此地步，還能全你性命麼？休得多言，為我回去！」

說著，一手將衣領抓住，向下一撕，胸口露出，貫足力氣，連皮帶肉抓了下去，早把黃成的胸前戳了一個窟窿，頃刻嗚呼，死於非命！

雲龍見他如此佈置，當時在旁說道：「殷大哥，你且撒手罷，這個屍骸隨他在此，咱們還須談正事呢！」殷龍聽了此話，隨即站起身來，將手上血跡抹去，抬起左腳，將屍踢過後面去，向雲龍招呼道：「朋友到此何干？既由潼關到此，但不知路途上面，果曾遇見個姓萬的麼？」雲龍道：「此人名叫君召，現已回轉淮安，月內定可到此。此處非敘話之所，且請向前一步，咱們再談。」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